

我喜欢盛开的菊花

□ 郑世民

我喜欢盛开的菊花，它虽没有牡丹的高贵富丽，也没有兰花的花香悠长，更没有玫瑰的唯美浪漫，但它在寒风中傲霜怒放、毫不退缩，有着面对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菊花不似其它遇冷就会凋零的花朵，花瓣片片落地，而它的花瓣则呈现出“堕地良不忍，抱枝宁自枯”的团结精神。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借咏菊来表现他那身披甲冑，手擎长剑，气冲霄汉的千古英雄形象，是我最喜欢描写菊花的诗句。

近年来，我家房顶上花盆中栽植的菊花种类逐渐繁多，姿态万千，颜色艳丽，有黄的、紫的、红的、粉的、白的以及紫中带黄的菊花。黄的如龙袍，紫的如朝霞，红的如火焰，粉的胜桃花，白的如霜雪，还有那紫中带黄，高雅而又热烈，五颜六色，美不胜收。

我喜欢菊花不是与生俱来，是在母亲的熏陶下，慢慢地喜欢上菊花而一发不可收。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盆含苞欲放的黄菊花，放在我家北厢房的窗台上，每当母亲从农田里收工回来，撂下手中的工具，先是给花浇水，随后又用柔软的布轻轻地擦拭菊花叶上的尘埃。靠力气干活的父

亲看到母亲管理菊花那么用心，会说上一句“栽花养鸟，家中不好”以示反对，母亲也不生气，只是回敬一句“整天胡咧咧”，便还是我行我素。菊花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翠绿色的叶子就像用翡翠雕刻成的，没几天嫩黄的花蕊像玉盘中的珍珠，随着花瓣向外延伸。

院内一盆菊花虽不多，可给小院增添了生机，淡淡的花香弥漫了整个院落。就在菊花盛开之时，大花猫惹祸了。那个年代，农村的屋里地全是土的，给老鼠打洞提供了方便，家家户户、屋里屋外都有老鼠洞，对此习以为常的庄户人家，会养一只猫来抵御老鼠入侵。一天夜里，正在熟睡的全家人，突然听到“咣当”刺耳的一声响，原来是我家养的那只大花猫跳到窗台上抓老鼠，把花盆蹬到地上摔了个粉碎，盛开的菊花受了伤。“这可咋办”这句话不知母亲重复了多少遍，父亲却一句话也没说离开了。一直不喜欢栽花的父亲，不会躲到一边幸灾乐祸。不到一锅烟的时间，父亲提着一个碰了边的陶盆回来，那时的陶盆与花盆一样都是红土烧制的。父亲拿上小钢钻在陶盆底部钻了两个孔，又用钢锯把陶盆破损处锯平，搬来带着泥坨的菊花栽上，整理顺溜浇上水才回屋睡觉。第二年春天，父亲又从集市上买回五个花盆，这就是过去父辈用行动展示出的一种爱吧。

“万物皆有灵性”，菊花也不例外。让我永远忘不掉的是1996年农历九月初二，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也就是那天，不知咋的，母亲栽种的那几盆菊花都奄奄一息，仿佛丢了灵魂。那颓萎的样子，在我家帮助料理母亲后事的乡亲们，看得心也很疼很疼。母亲过世后我接替母亲开始栽植菊花，从此逐渐地喜欢上菊花，因为在菊花里，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声音，闻到了母爱的味道。

母亲过世已有二十四载，我接替栽植菊花二十四個春秋。开始养育菊花之时，只知道冬天搬到温暖的屋里，清明过后搬到室外开始精心施肥、浇灌，谁知秋季菊花盛开时开出的花朵很小很小。西院的增月叔叔告诉我，菊花是“花中君子”，不是“啃老族”，要在6月初剪下当年生长的新枝茎重新插上。新插的枝丫虽离开“父母”，靠自食其力，才会叶茂茎壮，花朵鲜艳硕大。

深秋的早晨，大地、屋顶、树枝都洒满了寒霜，瑟瑟秋风吹来，黄叶纷飞，百花凋谢。可是菊花却主干挺立，花瓣一层包着一层，一瓣贴着



郑世民 摄

一瓣，有秩序地排列着，里面娇小可爱的花蕊紧紧地拥在一起，显示了它傲霜耐寒的性格。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正是菊花在百花凋零的季节独自开放，为大自然增添生趣。等到冬天来临，它虽然叶落茎枯，但它根植于泥土之中又孕育着新的生命。来年春天，它们又蓬勃地生长起来，默默地把一缕淡淡的芳香奉献给人间，彰显菊花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倔强品格。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局）

接过接力棒

——观电影《吕建江》有感

□ 马国强

一幕幕真实的场景
一张张熟悉的脸庞
一段段难忘的经历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
一件件鲜活的事例
令我们感动着
让我们激动不已
心潮澎湃

没有惊天动地
没有豪言壮语
却很具体
却很鲜活
却很丰富
朴实无华
深入人心
百姓赞誉
让我们再次感动
肃然起敬
发自心底

一心为民
扎根一线
面对键
面对面
36524
不掉线
噩耗传来
方知娘儿已是陌路
我们再一次感动
痛彻心扉
潸然泪下
自古忠孝难两全
放心吧
老吕，一路走好
我们一定会接过您
手中接力棒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为省会公安事业
添砖加瓦
再续辉煌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

冬日暖炕

□ 苗文金

阳光和煦，照在身上，说不出的舒服和惬意。春中有寒，冬中有春，进入冬日，暖阳高照真是少见。母亲掐指算下日子，该生炉铺炕了，遂抱出一捆捆从田野拉回的谷秆，解开紧绷的草绳，竖在有阳光的墙根下，薄薄一层，疏密一致。蹲下身，向谷秆斜面与墙面、地面形成的洞穴里望去，斑斑驳驳的日光，贪婪吮吸着青灰叶子的清香。

母亲说，这样摊排铺开，容易通风散潮，谷秆干得快。一排排谷秆竖放后，母亲从一束束中寻觅遗下的谷穗。残谷余籽生虫子、招耗子，谷穗一旦带到炕上，搞不好会成虫窝鼠洞。不管虫子还是耗子，我都讨厌。想一想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一两个时辰过后，谷秆的潮气去了十之八九。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计，抽身过来，把一排排谷秆翻个过儿，不能剃头的挑子——

一头热。

等日头偏西，母亲裹上头巾，系上围裙，抖尽谷叶上的尘灰找到怀里，一捆捆抱到炕上，铺平摊匀，就像摊煎饼似的，抹过来抹过去，直至薄厚均匀、平整后，才盖上一张凉席，接着铺褥陈被。

炕弄利索，母亲开始生炉（与炕连着的煤火炉），找来些玉米芯、棉花柴、豆角杆等耐燃农作物，滴上柴油，一股脑儿捅进炕前炉内，火柴点燃，烟雾升腾，火苗喷吐。炉内柴火通红，母亲才塞进搅拌好的煤浆后，提起火钎，正中钻个孔，火焰吐出，伴随着滋滋声，氤氲出一股儿煤味。煤是父亲驾着骡马，晓出夜归，从山西拉回来的。一辆马车承载千把斤，正好够烧一冬天。

煤烧旺，孔里窜出红蓝色的火舌，屋里没了煤味，暖洋洋的，探手摸下炕头上褥子，热气直往上溢。母亲高兴道，热乎乎的，不用挨冻啦。

夜幕降临，外面北风呼啸，屋里暖流涌动。火舔着锅底，锅响冒着白气，飘出一阵阵米香。饭毕，一家人坐在热炕头，一搭没一搭地唠家常。谁从外归家，手冰脚冷，这时便有人腾个空儿，屁股挨着炕头，双手拢火，脚搁在炉台上，不一会儿，寒气一扫而光。太暖和了，小孩子耐不住困，早早打起瞌睡，一骨碌缩进柔软的棉被里。炉火热气顺着炕洞往里滚，烘得炕上被褥暖洋洋的，发涩的眼皮耷拉下来，闻着谷叶散出的香气，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

我喜欢老家的暖炕。小时候怕冷，天黑吃晚饭，早早钻进了被窝，小伙伴来找也不出去。等上学后，晚上写作业，不是把凳子搬上炕当桌子，就是支椅子在炉台上，屁股坐炕头上。有时趴在被窝里写作业，这没少挨母亲的数落和批评。而母亲收拾完锅灶，脱鞋上炕，双脚盖条被，戴上顶针，开始纳鞋底。乡村的夜

晚，万籁俱寂，睡在热烘烘的炕上，听着母亲咿咿啦啦拽线声，口水不知何时打湿了枕头。冬季农闲时节，农村人爱串门聊天。本家的婶子、大娘时常拿着鞋底，来我家串门。为谁坐炉台上，三四个人轮番推让。推来让去，还是婶子大娘坐炕头。母亲则搬张椅子，双脚伸在炉台上照样能取暖。

随着生活的改善，农村不再睡土炕，土炕占屋子面积，易生跳蚤、蟑螂等虫子，炕洞也是家鼠常光顾的场所，不如床干净实用。床铺上垫着厚褥子，又有电热毯、电暖风、空调等电器的辅助，也很暖和。现在家家接通了天然气，干净又方便。

土炕在老家已很少见，但是它带给我的却是温暖的回忆，尤其是寒冷的冬季，它时时刻刻暖着我的心。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

那时味道

□ 刘兰根

小时候，村里的供销社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总是抢着去买家里需要的东西，来回要徒步行上四五里路，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一路上都很兴奋。有时候什么也不买，也会去逛逛，瞧瞧看看，那好闻的糖果味、酱油醋味让我久久不愿意离开。

供销社的食品有块糖、面包、饼干、桔子汁、罐头、藕粉、散装的白糖、红糖、瓶装白酒、散装白酒、散装大粒盐、酱油、醋等。我的零花钱主要是来买一分钱一块的块糖，我的兜里经常会有几个钢镚，跑起来时，那几个钢镚就会在衣兜里哗哗直响，在这声响中，我快乐而满足。

买酱油、醋说“打酱油醋”，买酒说“打酒”。供销社柜台的东侧是卖酱油、醋的，分别盛放在两个瓮内，瓮沿上挂着木质提和白铁皮漏斗，打酱油醋，一般是打一斤或半斤，提是半斤和一斤的，也有个小提是一两的，但是很少用到那个小提。酱油醋瓮旁边是白酒瓮，瓶装的白酒除非逢年过节，平时很少有人买。白酒瓮沿的白铁提有好几个，一两的，二两的，半斤的，一斤的，有着长长的细柄和弯钩。村里总是有那么一些爱喝酒的人，他们平时拿了酒瓶子来打散酒回家喝，像五爷爷这样家庭经济困难，又嗜好喝酒的人，家里没人支持他打酒喝，经常见到五爷爷在供销社打上一两或二两白酒，当场喝掉，然后脸颊微红，眯着眼、吧唧着嘴满足地走回家

去。

后来我读到鲁迅的文章，看到孔乙己站着喝酒就茴香豆，我就会又想起五爷爷，五爷爷连茴香豆也不就，喝得也满足。村里不少爱喝酒的人不讲究吃菜，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菜可就，过年时才能炒几个鸡蛋、切几片香肠，炒块豆腐等。平时喝酒，有的就是就着老咸菜条或者生花生米，据说村里有个人自己在家喝酒喝得有滋有味，喝一口酒，端一下旁边的碗，来串门的人纳闷他就的什么菜，仔细一看原来是白酒就白水。

那时候我家仅有的几个普通玻璃酒瓶子都有用场，用来盛酱油醋、香油、上学带水用。少一个都不行。有一次我从姥姥家拿回一个带花纹的半斤装玻璃酒瓶，装了水带到学校放到课桌上，引得同学们下课后都来围观，就连老师都啧啧称奇，让我激动不已，脸都涨红了好久。

村里的供销社里不卖食用油，油都是自家换，用芝麻换香油、麻汁，用棉花籽或采的野麻子换炒菜用的棉油。换香油顶多换小半瓶，还要吃上好长时间，据说村里有个老太平时舍不得放香油，吃热汤面时就用筷子往香油瓶子里蘸一下，蘸到汤里，再往香油瓶子里蘸一下，过了一段时间后瓶子里的香油竟然变多了，在坊间成为笑谈。还有人拿了空瓶出来换香油，倒进香油后，觉得不算账，想退货，经过一番口舌，做小买卖的生气地把油倒回桶里，

这边佯装不服嘟囔着回家，到家后却喜笑颜开，瓶子里这是沾了多少香油啊，那个香哟！还有换麻汁的，是拿碗或空罐头瓶出来，要是嫌给的少，做小买卖的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让倒回去的，因为实在是倒不出来，都沾碗上和瓶里了。

村里也经常来换酱的，酿制的黄酱、黑酱，吃炸酱面真是太香了。用黄豆或黑豆换酱，酱也不会多换，一般是够吃一顿的就行，有的端了豆子出来换酱，边讨价还价，边用手从酱缸口上抹酱送到嘴里。村里还有个流行的歇后语：一分钱的酱——难烩。说的是不听话的小孩儿，也指不好对付的成年人。

换豆腐的一声一声敲着梆子，除了冬春时节，其他季节村里没有来换豆腐的，一是不好存放，再就是农忙。肉平时在公社所在地的肉食供销社才有，集市上也会有，去晚了会卖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村里会有卖肉的敲着梆子串胡同，梆子声细密而连贯，能一下就和卖豆腐的梆子声区分出来。

换饅子的敲着铜锣，用麦子换。饅头，家乡人称为卷子，换卷子的只在晚饭前出来，敲的是一块厚铁，声音细密，也是用麦子换，由于是本村或邻村来的，随身带个小本子，可以赊账，由于换得次数多，赊账的也多。那时候的大白卷子真是好吃，真正的手工加工，要发面、和碱面，然后几个男壮年揉面，用粗木杠子压，上锅蒸，烧劈柴，天然的面香

远远就能闻到。

到春节，母亲准备好待客的菜品，只等初二、初三拜年的亲戚上门，早早就把胡同口打扫干净，敞开大门，听到铃铛响，我们姐弟早已飞奔到大门外迎接，骑着自行车来的表哥、表舅们，一脸喜气，脸冻得通红，身上却骑车骑得暖和。饭桌上六盘凉切炖白肉是硬菜，加了和好的芥末，再就是炸虾片、炒鸡蛋、炒豆腐之类了，母亲总要凑齐六个碗口大的盘子，有时候六个盘子也不容易装齐，母亲就把苹果削皮切片，撒上白糖。平时除非家里来客人，那花盘子只在过年时拿出来用。父亲打开几块钱一瓶的玻璃瓶老白干，把几个小茶碗倒上酒，招呼着作陪，母亲在灶旁忙活，走进走出，我们姐弟只在院子里玩，从不上桌，因为菜少，也没有那么多凳子，但是我们却是无比开心的，看着院子里突然多出来的好几辆自行车，觉得特别自豪，屋里的白香味飘到院子里，那味道就是年的味道。

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人们也越来越注重生活的仪式感，一年下来，大大小小的节日有好多个，各种美食应有尽有，物质的丰富带来的满足感，让节日的气氛延长。珍惜幸福美好生活的同时，我不会忘记走过来的旧时光，那个年代的生活场景也一次次在脑海中浮现。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检察院）

公告